

故乡的石碾

我的故乡位于鲁中山区,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村。奶奶家坐落在村西边,村西边有个小场院,小场院边上有个石碾。

这石碾是哪年有的?没人记得。那碾盘和碾砣是花岗岩打制的,坚硬无比,泛着淡淡的青灰色。碾盘上已被岁月的利刀雕琢上了粗粝的褶皱。我注视着石碾,上次见它,我还是个黄毛丫头,奶奶健在。我推着碾棍在前面“呼呼”地跑,奶奶踮着小脚在后面边扫碾盘上的粮食边喊:“慢一点儿!慢一点儿!”

岁月倏然逝去。我走近石碾,推动碾棍,碾砣在碾盘上“吱吱呀呀”地转动起来,往事也如电影大片般展现在眼前。

父亲出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。那时候,山村尚未通电,周边也没面粉加工厂,人们的生活离不开石碾。一到农闲时节,人们用石碾磨米磨面都要排长队,石碾从早到晚“吱吱呀呀”转个不停,一家接一家,人歇碾不歇。

父亲六岁就被爷爷送到了山外读书,压碾的活自然落到了奶奶和大姑头上。奶奶和大姑每天傍晚从地里回来,还来不及喘口气,就端上一瓢子玉米,或挎着一篮子地瓜干,匆匆忙忙去等碾。一大家子人,就靠这些粮食过活。石碾不停地被人推拉着,周而复始地转着,这家压完了,那家接着倒上。粮食粒子在碾砣和碾盘的磨压下,发出“吱吱呀呀”的响声。压碾,一般是年轻人在前面推碾棍,年纪大的在后面扫粮食。父亲放了学偶尔也会去帮忙,他卖力地推着碾

○ 葛鑫

自行车的故事

自行车作为一种代步工具,轻便灵活,来去自如,曾经风光一时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出生的人们多多少少有一段和自行车的不解之缘,说起和自行车有关的故事,每个人都能娓娓道来。那时,公路上汽车少,也鲜有自行车的踪影。在那个年代,自行车是一件奢侈品,属于“三转一响”(自行车、手表、缝纫机、收音机)中的一“转”,购买火柴、肥皂等小件都得凭票,对于“永久”“凤凰”等品牌自行车更是不言而喻了。在当时,谁拥有一辆名牌自行车,其优越感远胜于今日的高档小轿车。

犹记得,我最初见到自行车,是杭州城里人骑来的。十来岁时,我与小伙伴在河边割草,几个城里人骑车来钓鱼。那时,看到两轮会跑的物件很新奇,我们上下左右细细打量,偷偷地推行,还轻轻拨弄铃铛。城里人发现我们在玩他们的车,就打趣道:“骑得来,我就给了你。”

我家的第一辆自行车购置于1981年,海狮牌载重自行车,是母亲摸螺蛳赚钱买的,主要用于载货。考上高中后,为供我读书,母亲用这辆自行车做起了小买卖——倒腾棉纱线。母亲整天在云会乡间转来转去叫卖,几乎成为乡里人人认识的生意人。改革开放初期,母亲还用自行车倒腾起苹果、香蕉等水果,赚了钱购置了一

○ 高建华

棍,奶奶跟在后面,一手扶着碾框,一手用炊帚将压的粮食扫到碾砣中间。不过,父亲推碾的时候并不多,他多数是在石碾旁和小伙伴追打着玩。

压好碾,奶奶会变戏法般把压好的粮食变成各种吃头,要么用玉米面做成金黄的玉米饼子,要么用黄豆面掺上野菜做成香喷喷的“渣豆腐”。最重要的是给在外上学的父亲留出足够的粮食,摊成煎饼。

后来,压碾这活落在了刚过门的大娘身上。父亲那时在县城读高中,一个月回家一趟,只要有空,他就会帮着大娘推碾。随着生活一天天好起来,石碾上也越来越热闹,特别是进入腊月,乡亲们开始置办年前年后的饭食,天蒙蒙亮,“吱吱呀呀”的压碾声便不绝于耳。乡亲们把碾棍、瓢子、簸箕一字儿摆开等碾,等碾的人越聚越多,不时传来阵阵说笑声。孩子追逐打闹,老人搬张板凳,到石碾边解闷歇乏。大闺女、小媳妇纳着鞋底唠着嗑。婶子、大娘你帮我推几圈,我帮你压一会儿,其乐融融。

再后来,父亲考上大学,远离了山村,把奶奶也接了出来。每年秋天,乡亲们都会压一些诸如小米茶汤面、花椒面、地瓜面、豆腐干这些小吃食给我们送来,说石碾压出来的味道香。

大石碾子圈圈转,黄豆小米磨成面。虽然石碾被岁月暂时搁浅,置身他乡的我却时常忆起。不管过去多少年,也不管走多远,圆圆的碾砣,圆圆的碾盘,都会在我的脑海里“吱吱呀呀”地转动,回响在我的内心深处。

台缝纫机。

1983年6月,我考上大学,到县第一人民医院体检,也是骑的这辆自行车。参加工作后,我为了省钱,好几次骑自行车来临平上班,单程要骑三个多小时,跨下车,屁股往往酸痛得不得了。就这样,这辆自行车一直陪伴着我,用它代步运物,也载过爱人。

结婚后,妻子在原小林信用社工作,儿子没人照看,就在附近农村请了位老太太带,“家”安在了信用社二楼。我骑着自行车在小林、临平来回赶。儿子上幼儿园时,妻子调到了原翁梅信用社上班,家暂时安在丈人刚分配到的二居室。我特地买了一把小竹椅绑在自行车的三角架上,每天带儿子上学。周末闲暇,经常是前面坐着儿子,后面载着妻子,在临平的大街小巷兜风,一路洒下欢声笑语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自行车成为中国人重要的代步工具。每日上下班,大街上涌现壮观的自行车洪流,人们争先恐后,车水马龙,中国成为外国人眼中的“自行车王国”。

后来,各种更快捷的交通工具成为主角,摩托车、小汽车迭代更新。大家从以拥有自行车为骄傲,到为回归自行车出行而策略百出。

时至今日,我还是很享受骑自行车出行的感觉,“低碳出行”也成为我可贵的坚持。

一道不朽的墙

○ 谢尚园

去年,区作协组织走访“新时代运河”,因运河二通道开挖撞上了古海塘,大家便把兴趣点集中在了古海塘。

运河二通道,是沟通京杭大运河与钱塘江的两条三级航道:一通道从塘栖邵家坝通往钱塘江三堡船闸;二通道则从临平区北端博陆码头一路向南,沿杭州与嘉兴两地的边界带,穿320国道、沪杭高铁等交通线路,通往钱塘江八堡船闸。而杭州古海塘全程,东至临平区钱塘社区十五堡里姚家东侧(杭州、嘉兴两地界碑),西至西湖区转塘街道狮子社区狮子山麓东岳庙。

我们从运河街道东新村“古今交汇处”进入,走运河二通道,绕进钱塘江古海塘。一路往南,地势越来越低,古海塘越来越高。曾经的沧海已变桑田,沿途遍地是翡翠般的蔬菜,还有青纱帐般的甘蔗林。

弯弯曲曲的古海塘逶迤前行。几百年前,这里还是大片大片的水域,钱塘江大潮随时来袭,百姓们想方设法抗击潮水,最终筑起了这道凌驾江面的坚固城墙。路面用1.5米长的石条整齐铺排,条石间有规律地镶嵌着蝴蝶形铁锤头,上面刻着“钦工”二字。据知情人士介绍,古海塘上有两块石碑,一块叫“鱼鳞工”,一块叫“柴工”,标注着古海塘所用的材料。

看着眼前的古海塘,我思绪万千。那时没有起重机,没有先进的运输工具,古代劳动人民靠着无数的肩膀无数的手,完成了眼前这项伟大工程,充分彰显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,还有征服水患的决心和毅力。

古海塘,一道不朽的墙!

将老未老之际,相较以往我更为思念故乡,回忆往昔,感念旧友。

多次想起那把小榔头。六七岁时,我把它插在外婆家小院的篱笆上,后来怎么也找不到了。现在想起,我依然耿耿于怀。

十岁那年,我机缘巧合得到一枚机枪弹壳,并视若珍宝,将它小心翼翼地藏于墙角的一个小洞里。哪知,弹壳滑落,嵌在墙壁里竟再也取不出来。几十年后的某个冬天,听闻旧房拆除要建新房,我顶风冒雪赶回家乡,如愿在那堵残墙找到了它。失而复得,一时喜极而泣。

就像中国当代作家木心,万贯家财散尽,万水千山走遍,晚年回忆往事,最为痛悔的是:童年随母礼佛,船上不慎掉落一个小香炉。

人生百年,只是岁月长河中的一滴水,这滴水被阳光照亮,熠熠生辉。童年之后,赏过各种风景,见过很多人,经历很多事,其中可赞可叹者不可计数,俱成云烟。童年时毕竟年纪小不更事,长大后方知,那么多的美好事物,伴随那么美好的人生。不思量,自难忘,在深夜的枕头上,在午后阳光的窗棂间,在树影婆娑的月光下。

告诉自己记住那些美好过往,这是属于个人的庄严史诗。

老了又如何,即便年老也是美好的。就像四季的轮回,每个年龄段都演奏着华美的乐章。它们的主题,总是爱自然,爱人生,爱生活,就像白天的太阳和夜晚的月亮。

○ 莫罗松

我在供销社工作18年,对供销社一往情深。

1975年,我到双林供销社工作。老供销社人告诉我,供销社是农民参股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,是由县供销社和双林公社双重领导,服务农业、农村、农民的经济实体。我下乡6年,深知农村贫穷、农民艰辛,于是决心利用供销社平台好好为“三农”服务。

1977年5月,双林农村兴起建房热,但每月只采购回一车椽子木头,远远供不应求。于是,供销社派我去淳安采购。一到淳安,我发现萧山、绍兴、海宁、德清、桐乡等地的采购员已在旅馆聚集,都想在淳安森工站弄到椽子木头。我辗转与森工站的蒋科长取得联系,他答应每星期给我发两车。一车车椽子木头运到萧家弄西的木材部,抢购椽子的农民“哄起哄倒”,现场热闹非凡。

1982年5月中旬,双林公社各大队出现桑叶短缺情况,我和公社干部火急火燎地赶往萧山。此时,海宁、德清、桐乡等地也派人到萧山围垦地区抢购桑叶。我决定到自己下过乡的大桥公社(今属河上镇)碰碰运气。赶到大桥已临近中午,公社徐书记了解情况后说:“桑叶有,一会儿农民会送到公路边,我们已在广播站广播了。放心,先吃个便饭。”吃过饭,公路边的桑叶早已堆积如山,一辆辆装叶卡车悉数到位,我如释重负。

三年后,双林公社再度短缺桑叶。这次我与公社李副书记笃定地直奔大桥公社,却被告知当地桑叶已用完,不过围垦地区还有。急赴楼塔,我们在一座深宅大院找到傅主任说明来意,他立马俯身写上“楼塔垦区的桑叶供应给余杭双林公社”,并留我们吃了中饭再走。我们谢绝了傅主任的盛情,急急赶往汽车站。

到头蓬(今属钱塘区)已是下午2时许,我俩饿着肚子找到楼塔垦区,垦区负责人了解情况后马上叫人采摘桑叶。李副书记和我就近找了家小饭馆解决了中饭,此时桑叶已经装满三卡车。我们终于有惊无险地完成了采购任务。

我在供销社期间,每月组织职工到半山设摊销售,每年组织职工参加县物资交流会,每年组织职工“双抢”送货下乡……为“三农”服务,我不亦乐乎。

我对供销社一往情深,一直殚精竭虑为供销社经营服务。与此同时,是供销社成就了我:在双林供销社,我曾担任团支委、团支书,甚至两届双林公社团工委委员;在双林供销社,我入了党,成了支部委员;在双林供销社,我从营业员、记账员做到经理、副主任。可以说,没有供销社,就没有今天的我。

○ 胡廷煌

运河风

邮箱:fk02yunhefeng@163.com
来稿请寄:杭州市临平区人民大道656号
今日临平“运河风”栏目收

